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船山

八

衡陽王夫之撰

中正篇 此篇博引論語孟子之言以著作聖之功而終之以教者善誘之道其云中道者卽堯舜以來相傳之極致大學所謂至善也學者下學立心之始卽以此爲知止之要而求得焉不可疑存神精義爲不可企及而自小其志量也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

不倚之謂中得其理而守之不爲物遷之謂正中正則奉天下之大本以臨事物大經審而物不能外天下之

道貫於一矣有成心者有所倚徇見聞者必屢遷唯其
非存大中而守至正故與道多違

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

居者存之於心待物之來而應之

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宏而至於大

所止者至善也事物所以然之實成乎當然之則者也
以健順之大常爲五常之大經擴之則萬事萬物皆效
法焉而至於大矣

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

仁者生物之理以此生則各疑之爲性而終身率繇條

理暢達無不通焉是性命之正不倚見聞之私不爲物欲所遷者也知欲仁則志於仁矣

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

學所以擴其中正之用而宏之者也學雖未宏而志於仁抑可以無惡者蓋夫人之心善則欲惡則惡情之所然卽二氣之和大順而不可逆者也惻然有動之心發生於太和之氣故苟有諸己人必欲之合天下之公欲不違二氣之正乖戾之所以化也

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顏子之好學不遷怒不貳過養其心以求化於迹則旣

志於仁抑能通物理之變而周知之具聖人之體矣未
極乎高明廣大至善之境以貞萬物於一原故未造聖
人之極致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仁以宏之

仁坊本作位者誤

中道者大中之矩陰陽合一周流於屈伸之萬象而無
偏倚者合陰陽健順動靜於一而皆和故周子曰中也
者和也中庸自其存中而後發之和言之則中其體也
和其用也自學者奉之爲大木以立於四達之道言之
本乎太和而成無過不及之節則和又體而中其用也
仁者中道之所顯也靜而能涵吾性之中則天理來復

自然發起而生惻隱之心以成天下之用道自宏矣
無中道而宏則窮大而失其居

老之虛釋之空莊生之道道皆自欲宏者無一實之中
道則心滅而不能貫於化矣

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

苟欲宏而失其居則視天下皆非吾所安之土故其極
至於恤私而蔑君親縱欲而習放誕以爲不繫不留理
事皆無礙而是非不立與不肖者之偷污等矣

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

一極中道也克己則不徇耳目之見聞而爲所錮蔽研幾

一則審乎是非之微知動靜之因微成著而見天地之心
顏子知用中道之極以求仁故仁將來復

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
見其止也

不居未能居也居之安則不思不勉而與天同其化矣
未見其止者顏子早夭故不及止於至善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

大中者無所不中至正者無所不正貫天下之道者也
文有古今質文之異而用之皆宜非博辨而不適於用
約以禮修之於己無心於物物無不應蓋文與禮一皆

神化所顯著之迹陰陽剛柔仁義自然之秩敘不倚於一事一物而各正其性命者也

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歎乎

神化之理散爲萬殊而爲文麗於事物而爲禮故聖人教人使之熟習之而知其所繇生乃所以成乎文與禮者人心不自己之幾神之所流行也聖人存神隨時而處中其所用以感天下者以大本行乎達道故錯綜變化人莫能測顏子之歎以此如禮記所載拱而尙左之類亦文與禮之易知易從者得其時中而人且不知亦

可以思聖人義精仁熟熟而入化之妙矣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

無惡則不拂入之性而見可欲

誠善於心之謂信

有諸己者誠自信於心也

充內形外之謂美

義理足乎日用德純一致無疵類曰美

塞乎天地之謂大

天地之間事物變化得其神理無不可彌綸者能以神
御氣則神足以存氣無不勝矣

大能成性之謂聖

大則無以加矣熟之而不待擴充全其性之所能而安之以成乎固然不待思勉矣

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神者聖之大用也合陰陽於一致進退生殺乘乎時而無非天理之自然人不得以動靜剛柔仁義之迹測之聖之神也六者以正志爲入德之門以存心立誠爲所學之實以中道貫萬理爲至善之止聖與神則其熟而馴致者也故學者以太心正志爲本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

也

窮高明者達太虛至和之妙而理之所從出無不知也
極博厚者盡人物之逆順險阻皆能載之而無所拒也
窮高明則文皆致用極博厚則禮能感通而後天下之
富有皆得其大中之矩以貫萬理顏子彌高彌堅之歎
非侈心於高堅所以求中道爾不窮高明不極博厚而
欲識中道非偏則妄矣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

身者道之用性者道之體合氣質攻取之性一爲道用
則以道體身而身成大其心以盡性熟而安焉則性成

身與性之所自成者天也人爲蔽之而不成以道體天而後其所本成者安之而皆順君子精義研幾而化其成心所以爲作聖之實功也

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欲罷不能而未熟私意或間之也行而不息則成矣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與時偕行而無不安然後大無所禦以天地萬物一體爲量而有任之之意存則動止進退必有所礙不能全其大矣任之之意卽有思勉有方體也

○知德以大中爲期可謂知至矣

大中者陰陽合德屈伸合機萬物萬理之大本也知之而必至於是以爲止知乃至其極也

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

中庸中之用也擇者擇道心于人心之中而不以見聞之人爲襍天理之自然也固執動靜恆依而不失也擇之精執之固熟則至矣

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知學知擇執以至於中也不息則成性而自能化矣不知學者俗儒以人爲爲事功異端以窮大失居爲神化故或事求可功求成而遂生其驕吝或謂知有是事便

休皆放其心而不能勉雖小有得以間斷而失之

○體正則不待矯而宏

體才也才足以成性曰正聰明彊固知能及而行能守則自宏矣

不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

得中道之一實以體天德然後可備萬物之理才既偏

矣不矯而欲宏則窮大失居宏非其宏矣蓋才與習相

狎則性不可得而見習之所以溺人者皆乘其才之相

近而遂相得故矯習以復性者必矯其才之所利不然

陷於一曲之知能雖善而隘不但人欲之局促也

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致按此言變化與朱子中庸章句異詳後致曲不感章

變謂變其才質之偏化則宏大而無滯也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者中之撰也中者大之實也盡體天地萬物之化理而後得大本以隨時而處中得中道而不遷則萬化皆繇之以宏而用無不備矣

○大亦聖之任

聖之任亦大之至爾

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

伊尹耕於有莘亦夷之清出而五就湯五就桀亦惠之

和可兼二子而執義已嚴闢功已亟皆勉也

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聖人謂孔子順性而自止於大中因天道而自合其時
中不以道自任故化不可測伊尹之道疑於孔子而大
與聖分焉故辨之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
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伯夷柳下惠體清和而熟之故孟子謂之爲聖化於清
和也伊尹大矣而有所勉夷惠忘乎思勉而未極其大
清和未極其大故中不能止任者未止於中故大不能

化唯孔子存神而忘迹有事於天無事於人聖功不已故臻時中之妙以大中貫萬理而皆安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未能安則見難而必勉未能有必待思而得之見道於外則非己所固有而不安存神以居德則雖未卽至而日與道合作聖之功其入德之門審矣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

道謂順道而行不尊德性徇聞見而已

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

不宏不大區限於一己而不備天地萬物之實則窮微